

惊影

白 夜 著

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掠影

白 夜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石家庄

掠 影
白 夜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4.375 印张 2插页 91,900字 印数：1—3950 1985年10月第1版

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10 定价：0.35元

前 言

人类社会是非常丰实的，活跃的。历史家描述人类社会，要通过描述代表性的人物来体现。历史是由人物组成的，而不是由概念组成的。概念是由人物所创造的。如果把《史记》中的人物列传抽出，那太史公叙述的历史则是一片朦胧，更成不了一部文学巨著。人类要知道自己的过去，必须熟悉历史人物形象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历史人物，包括帝王将相，在人们头脑中总是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有了千千万万的印象，人就会拥有丰实的、活跃的历史感。历史感是一种高度文化修养的表现。不仅用现代的尺度去评价本时代的事件，而且也用历史的尺度来评价本时代的事件。如此，人们就会头脑清醒，而不致头脑发昏。公正的尺度从来是很难把握的，而历史感可以帮助人们校正尺度的偏差。我们从《史记》中不是找到许多实用的东西吗？司马迁驰骋古今上下，遗烈盛事，皆有所采。我们今天也可以写一些当代人物列传，给他们在历史长廊中安排个位置，让人们找到一点实用的东西。当然，这些列传是不容易写的，要待大手笔。然而，我既然与一些人物相交游，有所知，必有所写而后快。不成列传，就算是几幅掠影吧！不过，这本集子中有几篇是沈颖同我合作的，说是掠影，难免使她有些委屈了。

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北京灯市口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老舍与胡絮青.....	(1)
丁玲的思索.....	(12)
丁玲的晚间来客.....	(38)
夏鼐诗话.....	(46)
他在稿纸上爬格子.....	(55)
史密斯和她的笔.....	(60)
她就是孙云珍.....	(70)
大刀张世家.....	(84)
狗熊程世家.....	(96)
邮票上的蹬伞人	(104)
丁玲给白夜的信	(111)
白夜给丁玲的回信	(113)
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给白夜的信	(115)
白夜给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的回信	(126)

老舍与胡絮青

一

一幅《鸣禽红梅》，暗香疏影，嚶嚶婉转，热热闹闹迎春天，这是胡絮青画的。“鸟语花香天下春”几个字，就写在红梅旁边，笔态丰妍婉约，它是老舍写的。一个绘画，一个题诗，夫妻两人留下了一幅又一幅的艺坛佳画。

我同《中国妇女》杂志记者沈颖，一起去灯市口西街拜访了胡絮青。她面容清瘦，神情楚楚，眼光亲切，穿一身紫色的绸袄儿，两手纤弱。我听她的女儿舒济说，她的手画出了上千张画哩！我说：

“我们住在灯市东口，是街坊。”

街坊的谈话是亲切而随便的。行云流水，无所定止。我们访问也就象一篇随笔了。

二

在我心中涌现出一个鲜明的画面，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在晨光中，我要出街口往王府井去，常常碰到老舍正从街口进来。他的脸圆圆的，胖实实的，眼光温和而又带着幽默。他穿了一身朴素的卡叽布中山装，青布鞋子。伴着他走路的，还有一根手杖。他的手中还拿了几根油条，是从东安市场东来顺买来的。我说：

“早上好！”

老舍微笑地点头说：

“早上好！”

“我每逢在街上过，”老舍写道，“就觉得路上行人非常可爱，总想跟他们打个招呼，说几句亲切的话儿。”

看了他的这段话，我就更爱同老舍街头路遇的场面了。

然而，到了一九六六年以后，我见不到这个携拐杖的老人了。据说，历史是会产生误会的。可是，这样的误会能不能少一些呢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可追。不要再产生这样的误会了吧！人类创造历史，可是还不能主宰历史，这是人类的耻辱，结束这种耻辱吧！

三

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告诉我，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北角的一个贫民窟里。他从小就伴着苦难过日子。老舍两岁时，一九〇〇年，八国联军进了北京，攻占了地安门。他的父亲是个护城兵，在同侵略军巷战中，被火药烧死了。侵略军来到他家里，翻箱倒柜，把一条黄狗用刺刀戳死。他母亲把他藏在衣柜下面，没有给发现。老舍后来说，可能我当时睡着了，不然一定给惊哭了，那八国联军的刺刀就会把我挑出来的。

老舍的父母是满族人，父亲每月领三两银子饷。父亲牺牲了，母亲就替人拆洗缝补，度过那可怜的日子。老舍渐渐成长起来了，念了几年书，就动笔写起文章来。

沈颖提起了抗日战争中的一首歌。

“在抗日根据地里，”沈颖说，“有一首《丈夫去当兵》的歌很流行。这歌就是老舍作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舒济说，“作曲者是张曙。”

《丈夫去当兵》这首歌，在千千万万的妇女口中唱出来，鼓舞了千千万万的战士的抗战杀敌的心。

“我也是满族人，”胡絮青说，“父亲做了个小官，到辛亥革命以后，我们家道中落，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了。可是我要念书，真是爱书如命。后来有人取笑道：‘你爱书，果然嫁给姓舒的了。’我同舒舍予从小先后同学，后来在灯市口的瀛环旅馆举行了婚礼。现在那个地方，已经盖起九层大楼了。”

舒济的爱人王端，拿出了一张齐白石的画的复制品送给我们。画上是枇杷、荔枝和樱桃，题了这样几个字：

“辛卯五日絮青夫人老舍道兄佳节九十一白石”。

原来，胡絮青是齐白石的女弟子。她笑道：

“齐白石说过，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我记着他的这句话，既有师承，又有发展。”

四

老舍有三个头衔，一是人民艺术家；二是语言大师；三是劳动模范。

“这三个头衔，”胡絮青说，“都是有根据的。人民艺术家这个荣誉，是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奖状上写明的，因为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写了大量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作品。至于语言大师，则是陈毅说过的。劳动模范，则是他数十年如一日，辛勤创作。”

老舍的代表作之一，就是《骆驼祥子》。骆驼祥子的时代过去了，然而，骆驼祥子的艺术形象却留了下来，而且—

直要传下去。真正的艺术是美，而美是永生的。

北京城里正在上演《骆驼祥子》，人人在争说祥子的时候，也不能不说到祥子的创造者——老舍了。老舍的小女儿舒立，微笑道：

“祥子的名声传遍北京了。”

是的，祥子和虎妞，是旧北京的代表人物。人们知道了他们两个，也就不会忘记过去。作家们的笔留给人们多么丰富的历史遗产啊！

作家塑造人物，是艰苦的创作过程。然而，这个过程并不是坐在这个四合院里所能完成的。老舍确定了要表现北京车夫的时候，就到生活中去观察了。他写道：

“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，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，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，必须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。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，才能写出这个劳苦社会。

“由二十五年春天到夏天，我入了迷似地去搜集材料，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——材料变化，人也就随着变。”

有人看过《骆驼祥子》，就向胡絮青打听，老舍是不是拉过洋车？她只好笑了笑。

骆驼祥子来到人世间了，全中国知道了，全世界知道了。祥子用世界的各种语言说话，走到了各国人民的许多书房里作客。

解放以后，骆驼祥子怎么样了？人们关心地向老舍打听，请他写一部解放了的骆驼祥子。老舍早就在北京发现，

解放了的样子的形象了。然而，他没有来得及请祥子出来，就离开了人世间。这是老舍的悲剧，也是祥子的悲剧啊！

五

“莫道行扶杖，昂昂争上游。”这是老舍的两句诗。

老舍年过花甲，还扶了拐杖，到街道、农村各处访问。他笔下的人物形象，充满了生活气息，就是由于他同他们一起生活的缘故。

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，老舍接待了各种各样的客人，他们来向老舍报告，生活中出现了什么新鲜事，什么模范人物。老舍不出门，也可知民间事了。然而，他要出门去。他走出门，遇见谁，就谈论起来。不管是警察、售货员、理发师，还是服务员，都象街坊四邻一样。胡絮青写道：

“老舍听说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出现了一个示范性的妇女商店，产生了写戏的念头。脑子里浮现了许多人物形象。老舍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代他收集这方面的材料，导演和演员听了老舍的讲述，都很高兴。大家立刻为创作一个描写现代题材的喜剧而忙碌起来。老舍自己也跟着演员一起，走访了不少百货商店、食堂和粮店，同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妇女店员交谈。”

老舍是个满人，当然也不会忘记本民族人民的生活。一九六四年夏，他到密云城关附近农村访问，那儿有二百多户满、蒙族人。他住在农民家里，交了朋友，调查了三个月。他说：“我所访问到的农家里，都养着鸡、猪，院里种着玉米、白薯，或果木、青菜。村里有了电灯。”老舍要写他们，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写。老舍说过，“我恨不得长八只手，什么

都写。”

六

老舍的作品为广大人民所欣赏，喜闻乐见。这不能不说他具有真正的群众观点了。

“上口易懂，阅者赏心，听者悦耳，皆大欢喜。”这就是老舍写作的座右铭。

老舍把剧本写好了，就拿到导演、演员当中去念，字字琅琅上口。所以，人们称他的剧本为有声的剧本。

说起老舍的群众观点，可以从他给子女起名字上看起来。他的大女儿舒济，是在济南生的，所以叫舒济。可是繁体字的濟，够难写的了。小舒济学写济字，吃了不少苦头。老舍决心给子女起名用笔画简单的字，二女儿生的那天，适逢下雨，就叫舒雨，小女儿就叫舒立，儿子名叫舒乙。真是越来越简单了。

老舍作品中的语汇，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。所以，金受申编的《北京话语汇》中，就采用了《骆驼祥子》和《龙须沟》中的许多语汇。

老舍批评那些脱离群众的语言。他写道：

“我总期望实现‘话到人间’。这就是说，我要求自己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，以期开口就响，闻声知其人，三言五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。”

老舍写了一篇《乱形容》的相声，其中说：

“说话，作文章，都不该乱形容。有恰当的形容就形容，没有恰当的形容干脆就不形容；不该形容的更用不着形容。”

于是，老舍就有两段精采的形容。

“他们形容个鸡蛋，也要绕出十里八里，乱说废话：有那么一个圆的，然而（该死的然而）不太圆，似乎也可以说是椭圆的东西，恐怕就是鸡蛋吧！这一股真要不得。

“他皱起眉头来，本来要写‘今天天气很好’，却怕不够味儿；想来想去，写成了‘满心兴奋的我，觉得今天天气是伟大无比的’。

“我要扼要地，明朗地，热诚地高叫：我的最亲爱的，不折不扣的，名副其实的，再好没有的妈妈！

“我的最亲爱的，男性的，分割不开的，光辉灿烂的爸爸，爸爸！”

老舍早就嘲笑了那些言之无物的语言。然而，这些嘲笑在今天也是不乏对象的。

七

老舍在英国教书的时候，曾念一篇小说给朋友宁恩承听。他给逗得捧着肚子笑，心不在焉，把一大把盐当着白糖，放到红茶里，一口喝了一大杯咸茶。

从这个故事里，可以看出老舍有幽默的本领。然而，幽默也来之不易。

老舍的写作是十分刻苦的。如何刻苦呢？按照老舍的说法，就是在脑子里转圈子。老舍写道：

“写散文，文字要在脑里转一圈儿或几个圈儿；写诗，就必须转十几个圈儿或几十个圈儿。”

我们来看老舍是如何转圈儿的吧：

“你得老惦记着你的人物，想着他，看着他，直到他成

为你的最熟悉的人。一闭眼，他就能立在你的面前。他怎么说笑，怎么思想，怎么行动，你都知道。这样，你就会随时地用行动、举止、谈笑烘托他的性格，越来越明显。他说的话一定是他说的，不会是第二个人说的，他做的事一定是他做的，不会是第二个人做的，这才能叫读者看了对劲儿，不住地点头称赞：写的真对。”

现在《茶馆》电影即将上映了。大家可知道茶馆里的人物是怎样产生的吗？老舍说：

“我的确认识《茶馆》里的人，好象我给他们批过八字儿，写过婚书，还知道他的家谱。”

人们都知道，老舍写过不少鼓词。有些人认为，那不过是些顺口溜，还有不好写的？可是，老舍呢？并不认为鼓词就好写。

“写一篇短短的鼓词，”老舍说，“须用七、八天功夫。我须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。”

胡絮青在整理老舍手稿时发现，一部《春华秋实》的话剧，改过十次，手稿有五十万字，相当于十部话剧的数字，从头到尾改写，平均二十来天改一遍，简直是成天在写字了。所以，老舍自我解嘲地说：

“我不是作家，而是写家。”

老舍虽然天天写，可是写得并不多，而是一面想，一面写，一个上午写上几百字到一千字。然而，天天不断，聚沙成塔，一天不多，十天许多，他终于成为近代写作最为丰收的作家。老舍说：

“虽然我不会生产一斤铁，或一斗米，我可会写一点，多供人民一点精神食粮。我不甘落后，也要增产。”

虽然他要增产，但是党要委托他办事，他也是乐于承命的。一天，一个朋友来访问他，见他忙着，问道：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在当奴才呀，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！”

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就是由他润色的。

老舍转圈子的总结，就是如下的两句话：

“资料充实，取材就可以左右逢源；语言丰富，落笔才能够行云流水。”

这简直是一副绝妙的对联，作家、记者，可以把它写在宣纸上，挂在书房里。

然而，老舍并不满足。他写道：

“我的生活知识与艺术知识都太少，所以下笔枯涩。思想起来，好不伤心。音乐，不懂；绘画，不懂；芭蕾舞，不懂；对日常生活中不懂的事就更多了，没法在这儿报帐。于是，形容个悦耳的声音，只能说‘音乐似的’。什么音乐？不敢说具体了啊！万一说错了呢？只举此一例，已足见笔墨之枯窘，不须多说，以免泪如雨下。”

越是知道的多的人，就越是谦虚。

八

就在这个小院子里，为人们敬爱的一个人，也常来过。胡絮青回忆道：

“一天，周总理来了。他问老舍，你在写什么？老舍说，我正在写一个配合运动的剧本。周总理就对他说，现在运动才开始，如何发展？有什么规律？还没有摸清楚，不能早下结论。你是不是可以多多观察，等到有把握了，再下笔写。

“又有一次，周总理来了，看到老舍病了，就对我说，你应该送老舍上医院，找大夫看看，不能在家中随便用点什么药吃吃。以后老舍要生病，你就打个电话给我。

“又有一次，周总理来找我。他说，齐白石老人要搬家。他有许多画，还有些东西要收拾。我对他说，你找一个最信得过的学生来帮你收拾吧！他点点头。我问他是谁？他想了好一阵，才说道，舍夫人，舍夫人！我想到，这舍夫人就是你了。我今天就是来请你去帮助齐白石老人搬家的。”

敬爱的人的令人敬爱的言行，在哪儿都会听到的。不过现在，我又得到新的材料了。我想，敬爱的人是国家的代表，他爱护作家、艺术家，也就代表了国家对他们的爱。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之花，就是在这种博大的爱中繁荣起来的。

然而，在整整十年里，邪恶占了上风，横施摧残，百卉凋零，万象凄凉。老舍也就在凄风苦雨中辞别了人世。

现在可以告慰于老舍的，他的十七卷全集正在编辑中，已经有五卷出版了。他的大女儿舒济主其事。她告诉我，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。老舍的一本长篇小说，《鼓书艺人》（Drum Singers）她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。最近美国朋友来了，提到了这本书，原是美国出版的。中文原稿早不见了，现在还没有中文译本。我想，如果出中译本，要把这本书的风格还原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“老舍的著作有多少字？”沈颖问道。

“大约有七百万字，”舒济说，“不过，南开大学的估计是一千万字。现在不断有新的发现，还没有一个确数哩！”

九

这个四合院里，长了两棵柿子树。每年秋天，黄灿灿的柿子就来点缀这个庭院。院中有好多花，粉红彩绿，鹅黄姹紫，简直是一个芳菲世界。舒济笑道：

“爸爸妈妈都欢喜养花，可是没有什么贵重的花，大都是些草花。”

“每年春天，”王端说，“老舍就会从街头买了些蝴蝶花回来，栽在院子里。他生于忧患，长于平民之中，写了平民的文章，也种了平民的花。”

“我们家没有牡丹，”舒济说，“那花太娇贵了，不好养。爸爸妈妈没那个功夫去服侍它。妈妈要素描牡丹，就得到景山去。每年春天，景山公园牡丹开的时候，她都要去写生。”

“我经常观察花，”胡絮青说，“看它几个瓣儿，几个叶儿，瓣儿怎么长的，叶儿又怎么生的。到了冬天，我就观察树干，看它是竖纹，还是横纹。我用心记，一闭眼，就知道那花是什么样儿的，那枝叶是什么样儿的。”

画家同作家一样，都要仔细观察事物，才能把事物恰当地表现出来。老舍作文要在头脑里转圈儿，胡絮青作画也要在头脑里转圈儿。

这个安静的四合院，是作家和画家构思的地方，也是产生美好的作品和绘画的地方。我们徘徊留连了一阵儿，带着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了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丁玲的思索

一

一九七九年三月

我在北京友谊医院一个病房里，第一次见到了丁玲。她是活泼的，笑盈盈的，喜欢说话的，可以亲近的人。她被流放到山村多少年了，却碰到了当一个观察家的好机会。她说：

“农村姑娘都穿红的、绿的，都是好料子，的卡的，毛的，还穿皮鞋。可是父亲穿得却象个长工。你能怪女孩子穿得好吗？穿坏了，找不到爱人。

“至于责备要彩礼，也很难说。农民讨个媳妇，要上七、八百元，一千元，是常事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个工人、干部，可以一个钱也不要。

“山西农民连几分钱的葱，也舍不得买。难道几分钱也没有吗？是小气、吝啬吗？他们一年才分二、三百元，有些人干了一年，还欠生产队里的钱，这就很有意思了，还买什么葱呢？南方人不了解。他们不能随便花一点钱。有人说农民落后，并不落后，经济条件不够，进步到哪里去？

“干活靠人海战术，一窝蜂。工厂、机关都派人到生产队劳动，可是一半人没有工具，只好轮班干。

“种地要肥料，肥料跟得上，还可以。可是，光靠化肥